

施文志

浩青詩選《音》



菲華著名詩人浩青(王仁謙)的詩選《音》於2022年11月由菲律賓莊茂榮基金會出版,列為【心誌叢書】之20。

【心誌叢書】系列已經出版了23本菲華作家詩人的文集與詩集:之1:李泉山《山澗泉聲》。之2:鍾藝《朗園·千島神州》。之3:施文志著、施華謹譯、Marne L. Kilates英譯《解放童年》中菲英三語詩集。之4:王仲煌《拈花微笑》。之5:蔡介川《八連孩子的心聲》。之6:老油條《笑罵江湖》。之7:莊紫棟《寸草心》。之8:蘇榮超《遺失》。之9:劉少宏《人海百態》。之10:老油條《塵緣蒼茫》。之11:南山鶴詩選、陳默詩選。之12:施文志詩集《是我》。之13:施華謹翻譯《詩在千島上》中菲雙語詩集。之14:鍾藝《歲月記憶》。之15:吳梓瑜《峴灣絮語》。之16:醜人《譯諸子百家》。之17:阿占詩文集《雲淡風輕》。之18:弄潮兒小詩三百首。之19:小鈞詩集《想想》。之20:浩青詩選《音》。之21:蘇榮超著、曾文明譯中英雙語詩集《詩寫菲律賓》。之22:許今棟著《壺裡乾坤》。之23:施文志著八行詩集《抱抱》。

浩青詩選《音》收錄一百多首詩作,附錄五篇評論,《心誌叢書》以及《自序》。

浩青從事文學創作六十多年,六十年代開始投稿《華僑週刊》,是菲華資深作家詩人。《玫瑰與坦克》詩集的主編張香華女士的評語:在菲華詩人中,浩青來自香港。他創作很勤,懷鄉之情更濃,因此,他有許多作品都繞著這個主題。「琵琶」一詩,便是一例。琵琶原是胡人樂器,然而,後來卻成為國樂中一員,說明中華文化有強烈的融合力。浩青詩中的琵琶,代表鄉音,吉他則象徵他鄉的音樂,希望若干年後,琵琶和吉他能混合演奏不分音調。到那時,流浪的人處處可以歇息。

詩人浩青在《自序》文中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從報攤買了一份剛出版不久的世界日報,打開一看,有文藝副刊,因而激發我對詩的愛好,漏夜寫了一首詩,寄到報社,不久就發表在副刊上。

接下來,我陸續寫了幾首詩,並因此結識詩人雲鶴及一群文友,繼而組織「新潮文藝社」及「新潮」月刊。

自上世紀七十年軍統以來而塵封十餘年的菲華文藝開始復甦。一些以前的文藝團體紛紛復出,如「耕園」、「辛壘」等等。

而詩人莊垂明主有的「茶座」天天文人雲集,品茗論詩;詩人月曲了的「50/50」更是詩友們尋找靈感的好去處。每當華燈初上,王彬街的大排檔就有一群文人同好在那裡持酒論道。文風之鼎盛,一時之最。我也時有參與其盛。當年,我也嘗試把詩稿投到中國的詩刊,如「音」一詩就是刊登在一九八五年二月的「星星」詩刊上。次年又以「琵琶」收入台灣詩人張香華主編的「玫瑰與坦克」。詩人施文志為「香港文學」組稿,錄有我的詩。此外,雲鶴主編的「穠」、「稔」;千島詩社的「千島世紀詩選」及年度詩選等均收有我的詩。但因種種原因,早期的詩稿都遺失。而本詩集大多是近期的作品,及施文志詩友提供的收集。

「一首待焚的詩」、「老爹」、「父親的床」三首詩雖然是寫真實的我的父親,但也是早期千千萬萬老華僑經營的雜貨店(菜啊店)為生的縮影。

感謝菲律賓莊茂榮基金會為本人出版浩青詩選《音》。

行文至此,謹抄我的筆記本的幾句話作為結尾:

是對詩的執著  
讓我駕著這葉孤舟  
在商海上航行了數十年的同時還在繼續  
雖沒有贏得掌聲  
卻有孤芳自賞的喜悅和快感

【作者簡介】:  
浩青:本名王仁謙,福建省晉江市杏田村人,一九四八年生,上世紀五十年代去香港,六十年代定居菲律賓。七十年代開始寫詩,菲律賓軍統期間停筆,八十年代復出。作品曾在「星星」詩刊、「福建僑報」、「泉州晚報」、「香港文學」及菲律賓的「菲華時報」、「世界日報」、「商報」等刊物發表。詩作收入台灣詩人張香華編輯的「玫瑰與坦克」、詩人雲鶴編輯的「稔」、「穠」、千島詩社的「千島世紀詩選」等。著有詩集「音·浩青詩選」。八十年代與詩人雲鶴等文友發起創立「新潮文藝社」;擔任「千島詩社」副社長數屆,現任決策委員。

曾擔任「菲律賓象棋協會」第五十九、六十屆理事長;「旅菲福建中學校友會」發起人之一,並任首屆的秘書長、第二屆的監事長及數屆的副理事長等。

黃國鵬

探秘福州閩江口

——琴江滿族古村落



滿族,清時稱「滿洲」,發源於中國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漁獵民族。十七世紀,滿族迅速崛起,並建立起一個疆域遼闊的統一帝國——大清。

但是,辛亥革命的衝擊,滿族這個族群在文化和聚落形態上,漸漸趨於衰退。據統計,在今天,滿族人口約逾千萬,其聚落主要集中在東北、內蒙、河北、北京等地。

鮮為人知的是,距滿族故地幾千里之外的東南海濱城市——福州長樂,至今仍保存著一個完整而又神秘的滿族村落——琴江滿族村。

琴江滿族村是福州市長樂區航城街道下轄村,距福州長樂區城區4公里,閩江口15公里。據稱,閩江流經這宛如一把古琴,故名琴江。

雍正六年(1728),大清皇帝召見福州駐副都統阿爾賽,曉諭其「宣知水務」,即籌建水師基地。

阿爾賽從京師返回福建後,迅速勘查地形,最終選中了與馬尾隔江相望的一塊「軍事戰略要衝」。他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寫道:琴江此地「去海不遠,密邇省城,既可扼守三江,又可與閩安成犄角之勢」,因而「宜設水師」。

當年,朝廷從「老四旗」中抽調513名官兵攜眷進駐琴江,圍地築城,為鎮守台江、馬江、烏龍江而在此地駐建「大清福州三江口水師旗營」。這是當時全國沿海四大水師旗營之一,水師旗營佈局相似太極八卦,故又稱「旗人八卦城」。

據說當初旗營基地築有5米高的圍牆,有東南西北4個城門,以炮山、火藥庫、鐘樓為中心,500間兵房、12條街組成一個太極八卦圖,整個營地呈「回」字形。這裡的街道交錯迂迴,外地人走進村中,很難找到出口。

這支旗人將士據說是從「老四旗」——鑲黃、鑲白、正藍、正白,抽調官兵組成的,可以說是大清的「鐵軍」。

嫡系「鐵軍」鎮守東南沿海,除了抵禦外辱,當然也起到防止漢人起兵造反。因為當時的「鄭氏海商集團」雖然盤踞台灣,但時刻懷揣「反清復明」的夢想,試圖「揮師北上」,收復漢地。

琴江滿族村落原本是清代城堡式水師兵營,四周築牆,周長1000多米,分設城門4座,分左、右兩翼建12條街,左翼為東門口街、陽青街、協府口街、帥正街、太平裡、淳樸裡;右翼為北門口街、大街、泗洲街、首裡街、承惠街、真武街。

街道兩旁是一溜長排計有1321所官署、兵房,最盛時官兵有129姓,4000多人。

琴江的八旗水師扼守三江口要衝,西接福州府,東臨閩江入海口,歷史上參與了很多重大的海防軍事行動。

乾隆五十一年(1787),台灣林爽文「獨立」叛亂,震動東南,琴江水師受命參與赴台作戰。

嘉慶年間,海盜蔡牽聚眾騷擾東南沿海商民,旗人水師又參與剿匪,歷經數年而平定海患。

鴉片戰爭時,這支水師也參與閩安防務,使英軍無懈可擊,轉而北上,保全了福建免受塗炭。

琴江水師歷史上最為壯烈的一頁是中法馬江海戰,光緒十年(1884),法國遠東艦隊在司令長官孤拔率領下,突襲馬尾港口。琴江水師旗營福州將軍穆圖善親自坐鎮,全員投入戰鬥,重創法軍。

我們知道,清朝滅亡後,貴為旗人的後裔失去特權後,融入當地社會。或許是琴江獨特的地理位置,當地滿人仍保留著滿族的社會形態,代代傳承著滿族文化,最典型的是說「旗話」和書寫滿文。琴江村老人一口流利的「京腔」口音,令「閩腔」較重的周邊在地人汗顏。

馬忠

文藝創作隨想二題



文學創作少「跟團」

近年來,買論文買版面在學術界已成公開的秘密。在這股歪風的吹拂下,一些地方作協為了給會員們謀福利,解決會員作品發表難問題,也開始不惜重金在報紙、雜誌買版面,以專輯形式推出會員作品,這種現象尤以詩人專輯為甚。此舉看似一樁功德之事,實際上是在花錢滿足寫作者的虛榮,卻讓文學蒙羞,不值得提倡。

我們暫且不去討論錢能不能這麼個花法,只說這樣做的利和弊吧。首先,對於組織者而言,以專輯形式推出會員作品,至少得到會員的擁護和愛戴,在年終工作總結中作為成果可以濃墨重彩一筆。對於會員個人來說,也算是原本上不了的報刊露了一下臉,又多一次零的突破。

當然,凡事都有兩面性,我們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對由此產生的副作用有一個清醒認識。要知道,一個普通的詩歌寫作者,要想在專業詩歌刊物發表一首作品,談何容易?

就因為搭上了「專輯」的便車,跟了團,所以降低了個人投稿命中率的難度。殊不知這樣一來,讓缺乏自知之明的作者,真以為自己水準去到了哪裡,很厲害了,然後在微信群四處轉發,逢人就炫耀,一副陶醉得不行的樣子。

寫作是單打獨鬥,靠的是個人實力。筆者認識一位從湖南農村來廣東的打工者,他沒有任何背景,也沒有任何頭銜,可是每年都有一、二十篇小說、散文在省級以上純文學期刊發表。他堅守理想,固守著純粹的文學精神,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對於那些安靜寫作,自由投稿,不時有作品發表的寫作者,我一直心存敬佩。他們不投機,不取巧,捨得下笨功夫,一步一個腳印,只用好作品來獲得編輯的青睞。當然,這種態度,註定他們可能在文學創作這條路上比一般的寫作者走得更遠些。

「爛泥扶不上牆」。一個寫作者應該用作品說話,清楚自己的段位。如果只能依賴作協為你搭建的平臺才能發表作品的話,那就證明你的實力不夠,還需要繼續努力。更何況,一個地方的文學創作整體水準,取決於每一個寫作者,個人強則團隊強。打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寫作這件事和旅遊差不多,要想驚喜不斷,最好自駕少「跟團」!

精品創作不能等靠要

群眾文藝創作作為群眾文化的一部分,在滿足人民群眾精神需求、促進文化繁榮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清遠市群

眾文藝工作始終堅持寫人民、演人民、為人民的立場,以反映群眾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為主線,在音樂、曲藝、戲曲等群文領域創作出了一批反映時代特色、謳歌社會發展、體現地方特色、具有文化魅力的文藝佳作,並通過舞臺演藝和資訊媒體(含新媒體)進行發表推廣,取得了豐碩成果。也不可忽視群眾文藝創作還存在數量多,精品少的現象。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跟文藝工作者創作態度有關。

我們一直在強調群眾文藝要「喜聞」還需「樂見」,群眾故事要「多彩」更要「多姿」。

好作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且文藝的方式總是以小見大,以人物來帶動事件並呈現社會面的變化。如何表現這樣的變化呢?雖然文學和藝術的處理方式各有不同。但文學和藝術並非孤立存在的兩個領域。事實上,它們常常相互影響,相互啟發,是相通的。說到底,都是思想和情感交流的語言。托爾斯泰曾說過,「藝術不是一種技藝,它是真實情懷的表白」。源於人民,為了人民,屬於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

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從人民群眾可以接受的角度出發,真正融入人民群眾的生活,真實表達人民群眾的內心情感。替時代說話,為人民代言。

文藝創作活動源於人民群眾之中,反映人民群眾面貌,文藝創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人民群眾。因此,深入生活、紮根人民是作家藝術家應該遵循的創作鐵律。沒有生活經驗的作品是很難打動讀者的。比如你要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必須親歷現場、如實記錄,無論怎樣編撰,都遠不會如現場的故事精彩。當前,正在實施的「百千萬工程」為文藝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生活源泉。怎樣把握這一重大題材?

廣大文藝工作者只有俯下身、邁開步子,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調研,紮根生活,聚焦現實,感應鄉村之變、人民之呼,才能講好清遠人民奮鬥圓夢的故事。如果只是閉門造車,急於下筆,再好的生活素材也只能寫成殘次品。

總之,在文藝創作這件事上,必須要處理好「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係,藝術家不能等靠要,要主動、積極地走進廣闊天地,廣泛接觸社會。

切實人民群眾的生活中捕捉妖情感、收集素材,也要敢於反映群眾生活中出現的現實問題,還要自力更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創作。

謝如意

涼涼哪裡來



穿上運動短褲背上小溪堤習作,這在今年大概是第一次。乘著摩托車兜風般地行進,滿是涼涼的感覺。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下午只給家母蓋一條薄薄的被單,可是,當我要把她扶下來臥床休息時,發現她的上身微微流汗,熱烘烘的感覺讓我馬上決定為她上身擦澡換衣服。自己雖然光著膀子在操持這一切,可是因此也微微冒汗。谷雨已過立夏在望,夏天的腳步就這樣悄悄地臨近了。

室內總是相對悶熱的,一旦走向大自然,馬上享受到大自然給熱天的標記,那就是習習的涼涼的微風的輕拂。尤其是對「車行風自來」的乘車的我來說,這涼涼的感覺就是闊別一年的夏季風給我的特別的溫存,是那樣潤物無聲般,又是這樣令人心領神會美滋滋!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雖然這樣的熱來得不是劈頭蓋臉,但是這樣一種潛移默化般由冷轉熱的自然過渡,的確會讓人因為真切感受到明顯變熱而更敏感與變熱中的涼涼的風的格外溫柔和體貼。

我們往往很容易忽視的就是這種生活中的對立統一的微妙關係,如果真的忽視了就不容易懂得感恩大自然的無私饋贈與委婉玉成吧。

還好,很多人都是懂得感受到這一切美好的。因為,有人早已說過「經過嚴冬的人,更知道太陽的溫暖」,我今天這種感覺,也跟這類感慨或感悟異曲同工吧!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這個簡單而內在邏輯大家很容易明白了。然而,與這種道理相通的一些生活現象,大概就未必是人人都敏感領悟的嘍。

比如說,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基礎一窮二白,戰後的爛攤子百廢待興,是多麼需要人們的雪中送炭般的幫忙啊!也的確有些人會幫忙。但是,畢竟有另外一些中外反動派,他們仇視新生的人民政權,不僅冷嘲熱諷挖苦要看笑話,而且搞陰謀詭計破壞,巴不得把新生政權扼殺在搖籃裡。正因如此,難怪人民領袖毛主席說過: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

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平!讓中外反動派在我們的勝利面前發抖吧!

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充分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預見。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我們新中國風雨兼程捷報頻傳,這早已在中華史冊上板上釘釘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和英雄的中國人民所創造的豐功偉績,也在史冊上留下誰也抹殺不了的光輝印跡,更萬古流芳在老百姓心中!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生活中也常常有這樣的事發生。一個執褲子弟可能不務正業不學無術而當了敗家子有辱祖先也對不起兒孫,但偏偏可能遇到有個厚德賢慧的妻子,處變不驚不同凡響地甘當好孝敬老婆以及培養兒孫的家庭重任。那個敗家子在客觀上成了對她「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催化劑。

同樣的道理,一個未必善於操持家務和體貼丈夫的女人,也可能在客觀上幫忙造就出一個特別善於忍辱負重逆來順受自強不息,應對生活如同多功能多媒體的孔武堅強的奇男子或偉丈夫!

涼涼哪裡來?涼涼熱中來!對於一個生活的德者智者和有心人。順境固然可能給他們錦上添花猛虎添翼助其成功,而逆境也可能在客觀上激勵他們發憤圖強走向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往往既要感謝君子!也感謝小人。涼涼裡來?涼涼熱中來!天氣有陰晴涼熱之變,而順應天氣和因勢利導涼熱為人類和生活造福的,往往是在「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之中好自為之啊!

2024年4月29日寫於東溪村溪堤光仗走廊與老家燈光下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 227 Desmarine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 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 82411588 電郵地址: 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 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